

# 圖說「福爾摩沙—王城再現」特展

／馮明珠



陳總統蒞臨「福爾摩沙—王城再現」特展開幕酒會

「福爾摩沙—王城再現」特展，於六月二十一日正式在國立台南社教館第一展覽館隆重開幕，總統、副總統雙雙蒞臨，足証對該展的重視。筆者忝為策展成員之一，欣見展覽在各方讚譽下順利展開，連月來的辛勞與焦慮似乎瞬間消失。回院後更覺得該展從前置策劃作業，到完成布展，交付臺南市政府管理，幾乎全由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本院）主導執行，對筆者與本院都是一項嶄新的經驗，似乎應留下記錄，因而撰就本文，從策展、分工、設計、呈現四個方面，儘可能配合圖片，談談在院外策展的甘與苦。

## 壹、「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台灣、荷蘭與東亞」南下延展議起

如眾所周知的，本院在二〇〇三年元月廿四日至五月十四日舉辦「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台灣、荷蘭與東亞」特展，由於受到政府重視，在政策宣導下，引起各界迴響，參觀的機

關、團體、學校、軍旅絡繹於途，若不受受到四月中旬SARS風暴的影響，參觀人數可達二十五、三十萬人次。這次展覽的主要策展人，是位荷蘭籍漢學博士——羅斌先生（Dr. Robin Ruizendaal），他在公元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向本院杜正勝院長提出展覽計畫初稿，到正式推出展覽，前後歷經兩年，分別向國內外公私收藏家三十八家借來文物三百多組件，營造出十七世紀福爾摩沙所處的海洋時代，以海洋史觀來詮釋台灣歷史的發展。由於十七世紀台灣的政治中心在台南府城，因而有重回歷史現場的緣由。這是「福爾摩沙—王城再現」特展出現的緣由。

根據二〇〇三年二月十二日行政院第二八二五次院會裁示：為使南台灣學子共享文化教育資源，決定「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台灣、荷蘭與東亞」南下延展，由政務委員陳其南先生成立專案小組，邀集國立故宮博物院、教育部、台南市政府、國立台南社教館及中國時報，共襄盛舉。三月五日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南市政府及中國時報，三方簽署合作備忘錄後，本院便積極展開規劃續借文物延展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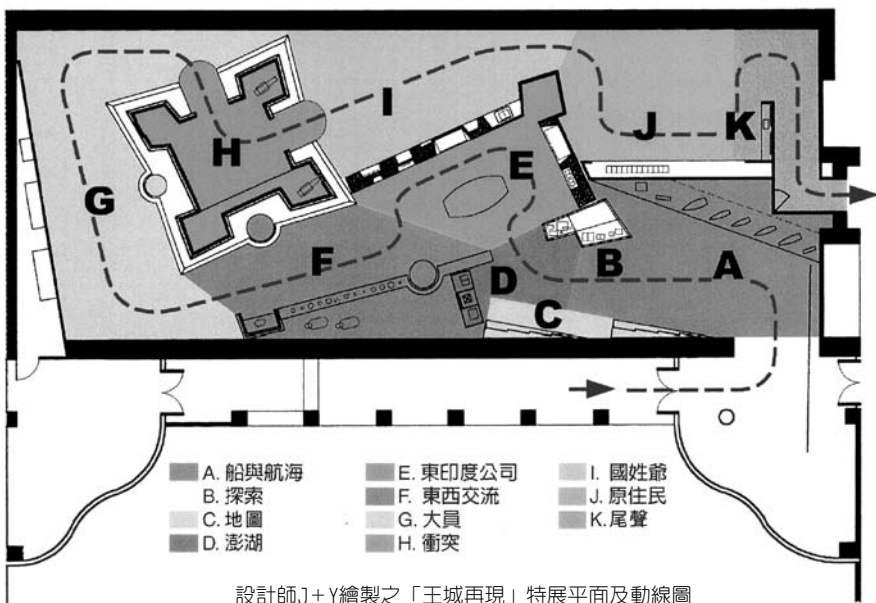
## 貳、分工合作

根據三月五日第一次南下延展協調會議議決，主辦單位有四：國立故宮博物院、教育部、台南市政府及中國時報。工作分配如下：

單位	分工項目
教育部	負責南下延展總協調工作，輔導國立台南社教館提供展廳，並撥資四百萬補助展場恆溫恆濕設備。
國立故宮博物院	負責展品承借及辦理展品延長借展、合約保險事宜，確認南下展品清單，辦理展品狀況檢驗、裝箱運送及點交事宜，規劃、設計、測試展場恆溫恆濕設備，負責策劃、設計南下延展，以及培訓導覽志工等工作。
台南市政府	負責展場安全管理之規劃與執行，與故宮共同辦理展品狀況檢驗及點交事宜，推動展覽文宣，籌備開幕酒會、記者招待會、籌措經費、招募導覽志工等。
中國時報	負責展場恆溫恆濕設備之採購監造施工、提供展場設計師、宣傳報導。

## 參、續借國外文物工作不順

分工的原則既定，本院即積極展開向國外各博物館、檔案館、圖書館洽商續借文物延展，然而進行得十分不順，原因有二：主因，一般博物館文物外借展出有一定的時程，對突發的變化無法安排與接受；其次，對新展覽場地條件的要求；台南社教館原是為推廣社會教育活動而設，並沒有現代博物館應有的條件，但在本院一再允諾與保證下，最後將「福爾摩沙」展中的三件「靈魂」件保留下來了，最重要的是荷蘭國家檔案館（Nationaal Archief）藏〈鄭成功與荷蘭的和約〉（Treaty drawn up and concluded by his Highness Coxinga and the Dutch Governor of Formosa Frederick Coyett），以及兩



在本院杜院長帶領下，由圖書文獻處肩負起策展工作，積極展開向國內公私收藏家續借及增借文物，以彌補國外藏品撤離後的空缺。幸好國內公私收藏者多願襄助，在短短的兩個月中，便重組妥當了南下文物。由於少了西方文物，我們減少了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色彩；

市長許陽明先生之請改為「福爾摩沙：王城再現」。展出的物件有所更動，名稱也應台南市副

公私收藏家	原借文物	增借文物	共借文物
財團法人臺南市奇美文化基金會	20 組件	2 件	22 件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	7 件	6 件	13 件
南天書局	6 件	10 件	16 件
徐瀛洲先生	9 組件	19 組件	28 組件
吳東昇先生		8 件	8 件
沈同順先生	1 件		1 件
黃天橫先生	1 件		1 件
曾樹銘先生	1 件		1 件
中國時報	4 件及 181 枚金銀幣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6 種 7 冊		
國立臺灣博物館	10 件	2 件	12 件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2 件		
臺灣澎湖天后宮	1 件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 件	2 種 3 件	4 件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6 件	6 件
內政部淡水紅毛城		1 件	1 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	2 件	18 件	20 件

配合重回歷史現場，增加了不少原住民文物。以下列表介紹襄借文物的公私收藏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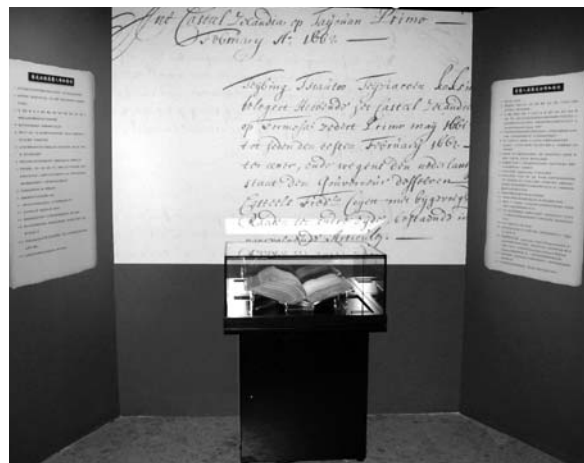
#### 肆、積極展開策展工作

由於國外展品多不願續借南下，福爾摩沙原策展人羅斌先生也無意願繼續策展，於是便

張最具台灣特色的鹿皮畫——「普羅文西亞與熱蘭遮城市圖」(The Island of Formosa painted on parchment)，德國柏林民族博物館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Ethnologisches Museum) 藏。 「熱蘭遮城、普羅文西亞城與大員市鎮」(Forts Zeelandia and Provintia and the City of Tainan)、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 New York) 藏。另外願意續借展出的有荷蘭鹿特丹市立檔案館 (Geneetearchief Rotterdam) 藏「一六五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大員荷蘭傳教士致阿姆斯特丹基督教會原始信函」(Original letter from Dutch preachers in Formosa to their Protestant Church authority in Amsterdam)、「荷譯



兩幅鹿皮畫，各自裝置在寬300公分、高213公分、厚37公分的巨型木箱中，重達300公斤。然而台南社教館根本沒有巨型電梯，可將畫幅運至地下一樓展場。策展同仁及搬運公司多方考量，最後決定搭起木板天梯，用繩索綁木箱，繩索的一頭繫於貨車上，減緩下滑時的衝力，然後由八名搬運技工，將箱件除除自木梯溜滑至地下一樓，再搬入展場。



荷蘭國家檔案館 (Nationaal Archief) 藏「鄭成功與荷蘭的和約」在台南社教館展出情形，氣密式陳列櫃購自德國。



「達夫特之晨」畫幅中呈現：一個荷蘭尋常家庭的餐廳裡，竟然懸掛著世界地圖，說明十七世紀荷蘭人對世界的嚮往與追求。



特展現場「安平壺」等陶瓷器展出情形

級戰艦海霸王號、台灣船萬壽號、廈門商船、福州花船等模型，及一座三級戰艦主桅剖面模型，表達了熱蘭遮城的出現與「船與航海」(A)的關係；接著在連接城牆的展櫃中，布展了中西方羅盤、望遠鏡、牽星板、指南針及世界地圖等，說明了人類對海洋的「探索」(B)；對應於「航海」與「探索」，布展了十幅西洋古地圖，(C)說明了地理大發現後西洋人對亞洲與中國的好奇與狂熱，進而野心勃勃地發現了福爾摩沙，爆發了澎湖灣登岸衝突，〈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等碑〉便是最具代表的展件。(D)進入城牆，以兩部西洋舊籍《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開始與發展》、一幅複製的〈巴達維亞VOC船隊航行圖〉及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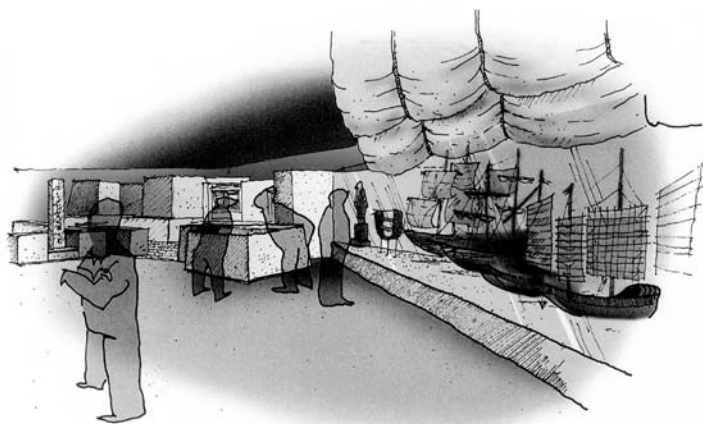
張美工製作的聯合東印度公司董事會議桌，開啓了荷治時代；以一幅西洋人製作的〈崇禎皇帝自縊銅版插畫〉，點出了荷治福爾摩沙與中國的對應時代；(E)然而筆者以為此一單元的精品，應是奇美博物館藏的〈達夫特之晨〉，一個尋常家庭的廳堂，竟然懸掛著世界地圖，說明了十七世紀荷蘭人對世界的嚮往與追求，也唯有如是，方可說明荷蘭人傾全國之力來到了東方，佔據了巴達維亞，登陸了福爾摩沙，建造了熱蘭遮城，展開充滿了商機的東西交流。(F)

十七世紀，中國瓷器的品質與數量都居世界之冠，是海外各國競相購求的商品，載著數十萬件瓷器的帆船絡繹於歐亞海面，僅荷蘭的

展覽的名稱改動了，展出的設計自然應隨之改動。我們向設計師說明：原來「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台灣、荷蘭與東亞」以一艘台灣船的造型設計，營造出來的海洋氣氛應徹底放棄，改將熱蘭遮城展現出來，安平古堡應是現成的模型。設計師是一位國外學成歸國的年輕人，他很快就掌握了我們的思維，營造出令策展單位滿意的氣氛。

首先他將兩百多坪展場的四壁漆成深藍

### 伍、「王城再現」的設計與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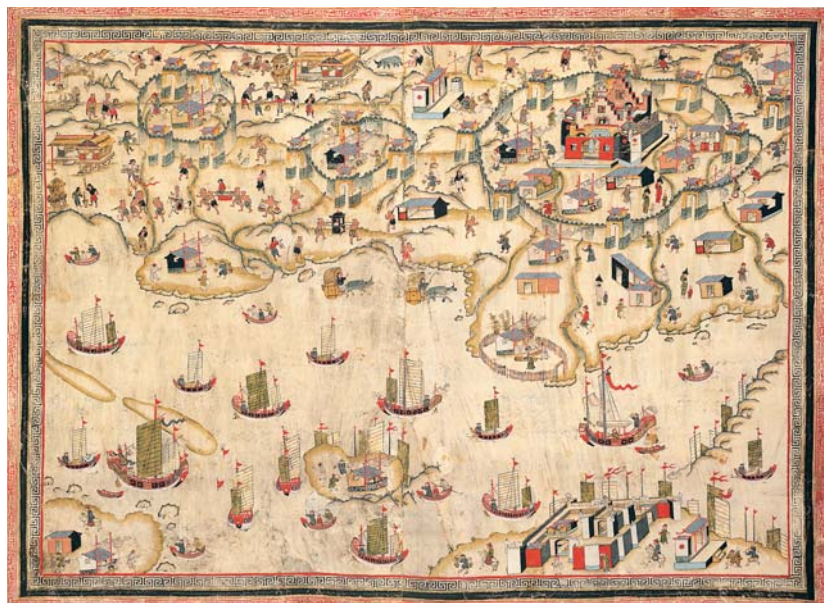


設計師J+Y繪製之「王城再現」特展A、B兩區平面圖

色，在深藍壁上方約三分之一處，貼上列印切割成型的起伏山巒，將牆壁一分為二，上方是蔚藍的天空，下方是遼闊的海洋，幾艘十七世紀造型的洋船正乘風破浪航向岸邊。彼岸的深處是熱蘭遮城，城堡便營建在長方形展場西側三分之一處，向東拉出一道L型的城牆，將展場分割為南北兩面，自然地帶出了展覽動線：自東南轉向西北，穿過城門，徐緩地走向東北出口。沿著動線，將展覽分為十一個區塊，東面入口，展出了包括東印度公司威廉王子號、一



特展現場「船與航海」(A區)一景



「熱蘭遮城、普羅文西亞城與大員市鎮」(鹿皮畫)，台灣府城已築有高牆。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陳列有「平埔馬卡道族關公神像」、「風師爺」及犁具等展件的櫥窗。

蘭遮城市圖」上，台灣府未築城牆，僅以竹木欄柵圍繞；但在〈熱蘭遮城、普羅文西亞城與大員市鎮〉圖中，台灣府已築有高峻的城圍，說明了兩幅畫作的先後時序；同理，圖上的清裝長辮、夯土城牆，說明了大員已進入大清版圖，絡繹於安平古堡—紅毛城與台灣府城洋面上的中國船隻，也將時序拉入十八世紀中晚期。然而，十七世紀大員的居民以原住民及漢

人為主，彼此衝突交融成果，展現在民俗信仰的神祉，原為漢人景仰的關公，進入原住民社會，出現了原住民風格的臉部塑型，如選展〈西拉雅族關公神像〉與〈馬卡道族關公神像〉等；再者，隨著荷蘭東印公司軍隊的到來，大批傳教士及基督信仰也隨之深入，〈新港語馬太福音〉、〈尤紐士牧師像〉也隨之出現在大員區。

紀錄，八十年間載運的瓷器便有一千五百萬件之多，還不包括其他西班牙、葡萄牙、英國等商船的記錄，或中國及日本船隻自行運送的商品。因此在「東西交流」單元中，本院器物處挑選了景德鎮、漳州窯、德化窯及日本伊萬里等二十件貿易瓷，作首次展出；當然代表台灣本土的安平壺，也是重要展件，本院策展單位分別自國立台灣博物館、宜蘭縣立文化局、臺南延平郡王祠及中央研究院借展了多件安平壺。荷治時期，台灣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鹿皮，鹿皮銷往日本製成甲冑，因此我們借展了一隻梅花鹿標本及一件日本武士甲冑；貿易需要錢，「東西交流」單元中，也展出了八十多枚十七世紀荷蘭等處通行的金銀貨幣。

進了大員區(G)，首先選展了分別借自德國柏林民族博物館的〈普羅文西亞與熱蘭遮城市圖〉，及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熱蘭遮城、普羅文西亞城與大員市鎮〉，這兩張巨幅的民俗鹿皮畫，說明了鹿皮不但曾是台灣重要出口商品，也被民間廣泛運用；兩幅畫作構圖相同，景物相似，說明了彼此間的傳抄關係；中國民俗畫作雖有傳抄習慣，但傳抄之間也加入了時代色澤，例如在〈普羅文西亞與熱



十七世紀荷蘭等地主要通行的金銀貨幣現場展出情形



「普羅文西亞與熱蘭遮城市圖」(鹿皮畫)，台灣府城未建城牆。德國柏林民族博物館藏。



一組敘述鄭成功故事的日本浮世繪劇照（現場展出情形）。



西元十八世紀前期 青花五彩花卉十二方盤 日本伊萬里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早出晚歸，奔走在旅館與展場間，為每一件文物的展出，心力交瘁，雖下榻於五星級豪華酒店，卻寫不出一個字來。六月二十三日回到院裡，因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台灣 SARS 疫情已過，便又忙著「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台灣、荷蘭與東亞」國外借展文物歸運事，截至七月十九日，送走了最後一批文物，心情方閒置下來，便又想到撰文之事，盤算若能趕在八月號《故宮文物月刊》刊出，或有助於「王城再現」的宣傳。然稿未成而截稿時間已過，撰文的意思又擱下了。近日來承主編好意一再催促，撰成此文，因受篇幅限制，僅能簡介如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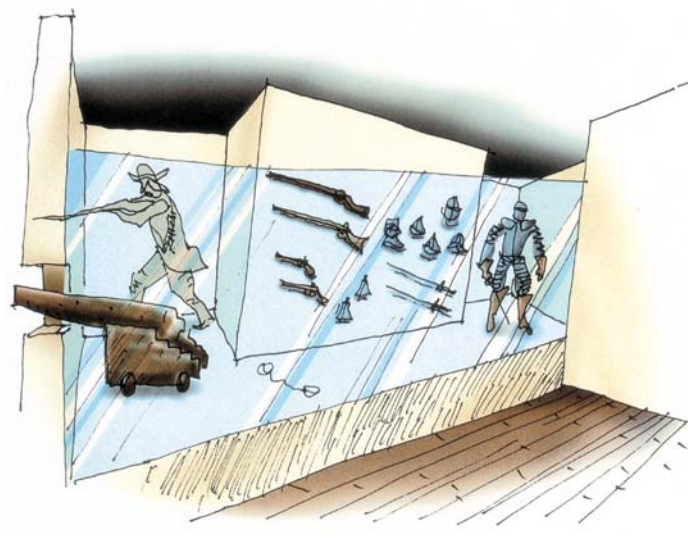
筆者對於台灣歷史，原無研究，稍有涉獵，亦僅限於進入清治後的台灣，對十七世紀荷鄭時期，實因參與本院所主辦的這兩個特展，而有了粗淺的認識。雖然經由這兩個特展鋪陳出來的歷史解釋及本院展覽宣傳用詞，筆者並不盡然同意，然而對於展件本身散發出來的光芒與知性，則是十分肯定的，它們鉤勒出來的歷史痕跡，確也曾真實存在。對於一個負責以歷史文物、檔案策展的人來說，儘量呈現歷史的「真」，是其職責，至於歷史解釋，常因時、空、思維、立場而異，就留給觀眾自己建構吧。

進入城堡，開始了荷蘭人與國姓爺的「衝突」(H)，設計師特別在城牆上開鑿炮穴，將兩座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製大炮，炮口自炮穴伸向城外，瞄準國姓爺區(I)，營造出鄭荷戰爭氣氛；城堡中展出大量十七世紀的武器，一方面說明荷蘭人維持熱蘭遮城的治權是多麼不易；另一方面則表達城外戰爭隨時可起。出了城堡，便是國姓爺區(I)，展出了一幅延平郡王祠藏的「鄭成功畫像」、一組敘述鄭成功故事的日本浮世繪劇照，以及荷鄭時代漢人使用的武器，當然「王城再現」特展的靈魂件

——〈鄭成功與荷蘭的和約〉，也在此區展出。鄭成功驅逐了荷蘭人後，熱蘭遮城開始了明鄭時期，選展的文物以原住民文物為主(J)，最後則以一首〈荷裔悲憤詩〉及〈荷蘭巴爾塔沙·博多指揮官夫婦墓碑文拓片〉作結(K)，以荷人觀點，述說著荷治時期的結束。

陸、結語

想寫一篇報導「福爾摩沙——王城再現」特展的念頭，早在六月十二日押運文物南下時便已興起，布展期間，雖帶有電腦同行，但每日



設計師J+Y繪製之「王城再現」特展H區透視圖



兩座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製大炮，炮口自城內伸向城外，瞄準國姓爺區(I)，營造出鄭荷戰爭。再者，城堡中展出大量十七世紀的武器，說明荷蘭人維持熱蘭遮城的治權是多麼不易；城堡內荷蘭士兵荷槍實彈，瞄準城外，戰爭一觸即發。